

新概念出版论丛 曹晋 主编

新媒体垄断 The New Media Monopoly

[美] Ben H. Bagdikian 著 邓建国 张诗耘 杨保达 吕强龙 李笑楠 译



华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出版论丛 曹晋 主编

新媒体垄断

The New Media Monopoly

[美] Ben H. Bagdikian 著 邓建国 张诗耘 杨保达 吕强龙 李笑楠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Ben H. Bagdikian

The New Media Monopoly

EISBN: 0-8070-6187-5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eacon Press © by Ben H. Bagdikian, 2004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0-0588 号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媒体垄断/(美)巴格迪基安(Bagdikian, B. H.)著;邓建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

(新概念出版论丛)

书名原文: The new media monopoly

ISBN 978-7-302-31137-9

I. ①新… II. ①巴… ②邓…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世界 IV. ①G2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273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课 件 下 载: <http://www.tup.com.cn>, 010-62795954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3mm×235mm 印 张: 13.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30.00 元

产品编号: 029854-01

原版序言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政坛开始彻底地向极端保守主义发展。曾经的中间派被推向左派,曾经的极右派如今成了中间派。极右派在美国政坛中一度被认为很古怪,如今却成了正常的保守派。曾经的左派如今已被边缘化,仅仅能保持自己摇摇欲坠的位置,在新闻中也被当作一个滑稽的奇怪派别。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带着奚落和嘲笑开除了更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并冠之以“东方温和派”或“洛克菲勒共和党人”这样的异端之名[此名源于 1974 年为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工作的共和党副总统]。

在民主党内部,国会领导理事会(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Council)中的保守派数十年来也在将他们的党派朝所谓“中间派”的方向推进。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总统(1993—2001)就是这些保守派中的一员,尽管他促成了一些自由主义计划,但作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前主席的他也致力于推行温和路线的方案,并因此不得不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发动的总统弹劾做持久斗争。其结果就是,数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持续出现的交集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民主党人变得日趋保守的同时,保守派(共和党)则开始朝着极右派发展。

美国政坛的这种转变影响巨大。它压抑了政府机关的一个重要执政理念:社会公正。它牺牲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利益,保障了富人和大公司的优势地位。它减少了对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这类机构的资助并试图使社会保障系统私有化,这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施行的改革措施的倒退。它反向修改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最先通过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案。这些改变使美国选民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最有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这些选择也越来越偏离美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大公司和某些最富有的公民为竞选提供了主要资金。他们为华盛顿的主要律师事务所和说客买单,这些人能影响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得到实施,什么样的法案在

国会委员会中销声匿迹并再也得不到公共辩论和参众两院公开投票的机会。金钱仍旧是美国政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它能够支付昂贵的电视政治广告和群发邮件费用。多数竞选资金来自保守派,而这是财富与政治联姻的本性。主流的大众媒体则在政治向极端保守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美国民众日常接触到的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总是将政府、公司以及政治集团中的领导者作为其基本信息的来源。诚然,由于这些领导者做出的决定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他们作为新闻信息的来源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因为美国的现实有着另一面,需要体现不同的观点,比如来自严肃研究机构的新闻和观点,它们反映了中产阶级、穷人以及公立学校等依靠税收的基本公共机构的最迫切的需求。

迄今为止,在很少的特殊的例外情况下,主要新闻媒体才会涉及美国现实的这一面。这一面现实定期以丰富多彩片段的形式出现,比如偶尔出现的带人情味的特写,但绝不会出现在严肃机构提供的系统化的和日常的信息中。这些机构提供各种能满足大多数普通美国人需求的可行方案。

发表超越既定权力中心的思想、观点和新方案的只有那些发行量较小,在美国被视为“左派”的政治刊物和杂志。这包括小型出版商发行的图书、主张进步的网络文章以及杂志《国家》(*The Nation*)、《进步派》(*The Progressive*)和《号外!》(*Extra!*)一类刊物。它们的批评和建议仅仅是缓慢而零散地逐渐渗透到主流媒体中。这些进步出版物和智库的名称通常都不会作为新想法和方案的原始来源而为人所知。进步的想法和建议缓慢并匿名地进入主流媒体,但这一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太过漫长以至于无法影响华盛顿、各州和各大城市政府悬而未决的行动。他们在日常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中鲜为人知,也因此增添了公众的无望感。

形成对照的是,主流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则频繁地——显著地、理直气壮地、指名道姓地——使用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等保守派智库的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些保守派信源缺乏可靠数据,尽管它们阐述观点时常带着极端保守主义的目的,却被主流媒体认为是更加“值得尊敬的”信息来源。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创办了许多带有保守派思想的报刊,《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就是其中一份,该刊由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主编,是共和党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的指定阅读刊物。该刊编辑是新闻和评论类电视节目的常客,而左倾机构的编辑或写手则很少接到参与类似节

原版序言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政坛开始彻底地向极端保守主义发展。曾经的中间派被推向左派,曾经的极右派如今成了中间派。极右派在美国政坛中一度被认为很古怪,如今却成了正常的保守派。曾经的左派如今已被边缘化,仅仅能保持自己摇摇欲坠的位置,在新闻中也被当作一个滑稽的奇怪派别。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带着奚落和嘲笑开除了更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并冠之以“东方温和派”或“洛克菲勒共和党人”这样的异端之名[此名源于 1974 年为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工作的共和党副总统]。

在民主党内部,国会领导理事会(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Council)中的保守派数十年来也在将他们的党派朝所谓“中间派”的方向推进。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总统(1993—2001)就是这些保守派中的一员,尽管他促成了一些自由主义计划,但作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前主席的他也致力于推行温和路线的方案,并因此不得不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发动的总统弹劾做持久斗争。其结果就是,数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持续出现的交集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民主党人变得日趋保守的同时,保守派(共和党)则开始朝着极右派发展。

美国政坛的这种转变影响巨大。它压抑了政府机关的一个重要执政理念:社会公正。它牺牲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利益,保障了富人和大公司的优势地位。它减少了对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这类机构的资助并试图使社会保障系统私有化,这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施行的改革措施的倒退。它反向修改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最先通过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案。这些改变使美国选民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最有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这些选择也越来越偏离美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大公司和某些最富有的公民为竞选提供了主要资金。他们为华盛顿的主要律师事务所和说客买单,这些人能影响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得到实施,什么样的法案在

目的邀请。

新闻媒体中的这种失衡带来了一些根本性的后果。举个例子,1980年以来,美国的财富分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财富的掌控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保守的政治观点,他们是降低(或取消)所得税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希望能削弱政府对普通大众的社会服务功能。再比如说,近年来累进所得税急剧缩水,最富有人群需支付的最高税率已经降低到1970年的一半以下。在这一税率急剧缩水的过程中,全美家庭收入重心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最富裕家庭移动。截至2001年,美国最富有的15%的家庭的总收入超过剩下的85%家庭的总收入。

大众媒体在创造这种变化过程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现代社会,没有人能脱离新闻媒体。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依靠大众媒体获取新闻,然而,为大多数美国人昼夜不停地营造新闻世界的却是一小撮媒介集团。

* * *

当今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中。

一个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自然而具体的世界。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家庭、学校、街坊和社会生活中成长和成熟,他们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复杂的情境中进行面对面地相互交流。人们创造出各种社会模式、法律、教育系统和道德准则,同时也受由无数人类遭遇而累积形成的直觉的影响。无论是在曼哈顿中城区还是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人类都能够理解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几千年累积而成的本能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的意识中,以至于即使是婴儿也能对他人的表情做出回应。

但同时,多数人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大众媒体世界。就人类历史而言,媒体世界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世界。它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各种符号和象征,或是古登堡(Gutenberg)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些早期的变革最终削弱了那个时代传统君权和教权统治下的社会秩序。

如今的现代大众媒介已经跨越了全球语言、文化、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文盲世界之中。如果从人类经验——我们时代的人类所创造的世界——的范围上来衡量,变革突如其来。大众媒体诞生于那些有求知欲的、心灵手巧的人们之手,但这些人创造后来却被公司和政府所利用,这些利用者带有种种不同的目的——有的是纯粹为了造福科学、教育或满足个人需求;有的则是为了获取利益,实现社会制约、自我审查或是对民众的控制。相比面对面人际交往所拥

有的漫长历史,现代大众媒体存在的时间还太短,因此要就媒体中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专为特权阶级设计的,哪些是为了公众利益的,形成一个普遍看法还为时过早。

如今,迅速崛起的数字世界已成为传统媒体中的一员。工业化国家中的现代大众媒体已经改变了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和法律结构。工业化国家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新的大众媒体世界中度过的。在如何实现血肉组成的现实世界和媒介力量之间的人性化平衡这一点上,我们仍在争论着。同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强大的垄断性企业仍在为人们夜以继日地提供铺天盖地的新闻、图像、出版物和观点。如今的孩子们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本书试图描述这个新世界的本质、影响和其中的主要角色;解答媒体是怎样以一种似乎令人耳晕目眩的速度发展的,以及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大众媒体既是福亦是祸。

新版序言

作为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 R. I.)的一个年轻记者,我过去常常顺路到玛丽(Mary)和道格拉斯·达纳(Douglas Dana)开的那家二手书店的里屋喝茶。道格拉斯是个面色红润的苏格兰人,每次看到我,他都会取出他新发现的初版书给我看,同时玛丽则会预言道格拉斯将会保留这些书,永远不卖。一个礼拜六的下午,道格拉斯像往常一样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给我后来的报道生涯带来了重大影响。那是马里恩·登曼·法兰克福(Marion Denman Frankfurter)和加德纳·杰克逊(Gardner Jackson)编著的《萨科和万泽蒂的信》(*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我以前是听说过“萨科—万泽蒂事件”的。我7岁那年,萨科和万泽蒂2人在波士顿的查尔斯监狱被以电刑处死。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两名意大利人是谋杀犯,以及监狱电椅接通电源时会出现一股强烈的电流——此时远在15英里外的我的家乡斯通哈姆(Stoneham)以及曼彻斯特东部所有地区电灯都会闪烁不定——以外我一无所知。当时年幼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他们的罪名,我甚至都没有7岁小孩应该做的那样对死刑心存疑惑。但当时我却对这样一个现象感到震惊:这两名罪犯的死刑给成千上万个家庭带来阴影。

这就是道格拉斯·达纳给我看那本书以前,我对萨科和万泽蒂的全部印象。那是一本装帧良好、印刷清晰的硬皮书。在草草翻阅后,我发现书中反复出现一个叫爱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Alice Stone Blackwell)的人。爱丽丝是一位女权主义编辑和作家,是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女儿。从书中不难看出,爱丽丝与两名罪犯是朋友。爱丽丝也是我母亲的朋友,我曾读到过一首我母亲写给爱丽丝的诗,这激起了我对爱丽丝的兴趣,道格拉斯·达纳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把书卖给了我。

阅读萨科和万泽蒂的信件导致我后来连续7年都将业余时间花在了对该事件的采访报道上。为萨科和万泽蒂被错误地定罪和处死的凶杀案找到一个最终答案成为我的心头之痒。通过阅读,我明白了罪犯被施以电刑时,刑房内所有的灯并不

都会闪烁不定,以前的说法全是编造的。我阅读了数不清的审判笔录、判决后的书面证词、上诉状、官方报道、对在世的案件负责人的采访以及众多在 60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涉及该案的书籍,从这些阅读中,我加深了自己对报纸的社会角色的理解。

1920 年,鞋匠萨科和鱼贩万泽蒂被控杀害出纳员和他的助手,在马萨诸塞州南布雷茵特里镇(South Braintree)被捕。那是一桩发生在人行道上的残忍谋杀案。在光天化日之下,5 名男子对两个人实施杀害后驱车逃之夭夭。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萨科和万泽蒂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逮捕发生时,美国全国都处于一种狂热中。数年前产生的对俄国革命的恐惧,对于所有“外国人”的普遍偏见以及公众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知给这种狂热火上加油。美国司法部长 A. 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也是狂人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利用司法部攻击所有激进分子,制造了被称为“帕尔默袭击”的大规模逮捕,这些逮捕几乎发展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

尽管有压倒性证据证明司法公正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但绝大多数媒体都支持“帕尔默袭击”,并对将萨科和万泽蒂定罪饶有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媒体是一面镜子,因此能解释为什么它既体现了又推动了当时席卷全美的那种歇斯底里情绪。但考虑到媒体数量众多并且立场多样,它应该能起到平衡的作用,应该能在报道和评论中体现理性和观点的多元化。然而,当时的媒体并未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直到 1927 年萨科和万泽蒂即将被执行电刑之时,多数严肃媒体才改变了自己立场。记者们发现州政府欺骗民众压制了案件证据;编辑们对案件出现了重大误判这一点确信不疑。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当时事态已经发展到,为了维护马萨诸塞州的声誉,必须处死两名罪犯。州政府态度坚硬,拒绝改判,因为用该案中令人钦佩的律师赫伯特·埃尔曼(Herbert Ehrmann)的话来讲,改判将会“表明我们的社会秩序存在问题”。

在美国,我们依靠大众媒体来预警“社会秩序中存在的问题”。1921 年萨科和万泽蒂被判决时,尽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我们的社会秩序存在问题,报纸却没能及时发出相应的信号。直到 1927 年两人被处决时,绝大部分媒体才改变立场。尽管这一改变来得太晚,没能挽救萨科和万泽蒂的生命,但这一教训对新闻媒体而言却有着重要意义。

在我后来的记者生涯中,同样的事情曾再次上演。新闻媒体固然不是一个单一的庞大整体,也不可能僵化于一系列永恒不变的标准之中,但它们却具有内在的偏见,这种偏见能保护企业权力,从而削弱公众对那些塑造了美国图景的各种力量

的理解能力。这些偏见有利于维持现状，就好像在萨科—万泽蒂事件中起作用的那些偏见一样，它们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50年代，当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议员获得蛊惑人心的力量时，他做了与米切尔·帕尔默相同的事。如同30年前那样，麦卡锡得到了绝大多数报纸的热心支持。尽管为了力挺麦卡锡，当时的报社将不得不放弃“忠实记录”和批判性判断的纪律要求。最后它们真的放弃了。

在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时，我以外部记者的身份探班其他媒体以获得一些新闻边角料时，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大多数高质量的地方性报纸都会告诉我在它们“有色人种居住的区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事实是，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都相继爆发了种族冲突事件，这些事件甚至让当地媒体都觉得突如其来。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在报道社会结构性贫困时，在一些最好的报纸的新闻编辑室里我再次听到同样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几年之后，我们都很清楚，美国不仅存在结构性贫困问题，而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但是，当我同样向以上那些报纸问及骗取社会福利的人、低级的政治骗术或者任何公共机构的渎职时，它们则向我展示了报社图书馆中堆积的各种相关剪报，以证明它们一直在关注这些动向。

由此可见，媒体中似乎存在这样一个双重标准：对公共机构未履行职责非常敏感，但对私人领域同样重要的不作为，尤其是对会影响到企业界的新闻反应迟钝。这种制度性的偏见不仅是保护了工商业系统，它更剥夺了公众了解现实世界的机会。

我们对现实的印象并非仅形成于某一次对于现实的完美披露，而应归功于大众媒体提供的若干毫不起眼的碎片，这些社会图景的碎片日积月累拼接出一个现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动态的和不断累积的，并且，只要还存在一个决定哪些现实碎片重要哪些不重要的公正模式，我们的世界观就会不断自动调整。但是，如果这些碎片中的重要一类被过滤掉了，或者说仅只是模糊地被包括在其中，那么我们对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终极的人类智慧——对于因果关系的洞察能力——就将遭到损害，因为洞察因果依赖于事件发生的时序和重要程度。如果无法明了因果关系中的每个环节，我们的力量和缺陷来源于何处就会变得不确定。引导我们社会行动的观念有所缺失，错误就会在数十年内不断重复。

我的个人交往、职业经历和研究告诉我，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制作人从个体上

而言,都能制造出现实世界的图景,这个图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监测“社会秩序存在的问题”。但是,为了能展示这幅多样化的图景,他们必须在主流机构中工作,而这些主流机构也必须是多样化的。但作为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看法的最主要的机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图书和电影——越来越沦为大众媒介偏见持续受益者的私人财产,因此撰文探讨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重要。

目 录

第一章 不寻常国家中的共同媒介	1
自由市场还是免费午餐?	5
新世界中的新媒体	8
美元 vs. 选票	12
来自上层的观点	13
当一切都没有限制时	15
虚荣的野心并没有催生“六大集团”	15
流行的“卑微出身”	16
内在的失衡	17
第二章 五大媒介公司	19
世界上最大的媒介集团——时代华纳	21
迪斯尼：咆哮的老鼠	23
默多克新闻集团：赫斯特的转世?	26
《圣经》、臀部和胸部	29
维亚康姆	30
贝塔斯曼和它的魅影	34
没有方向感的指挥官	36
第三章 互联网	40
互联网：开拓者还是监视者?	43
一台拥有自己语言的机器	43
文字的所有权	46
垃圾邮件——数字化电话推销和电子银行抢劫	48

当米老鼠遇到芭比娃娃	50
第四章 （并非）所有的新闻都适合报道	52
顺服摇动的尾巴	54
“稍晚”就等于太晚	57
第一个牺牲品	58
战争：不可避免的谎言、欺骗和失忆	60
第五章 所有适合报道的新闻？	63
历史错误再述	68
为商业利益服务	70
国旗与道琼斯工业指数	71
永久性的新闻失忆	72
无声死去的金丝鸟	74
受罪的孩子.....	75
金钱是万恶之源.....	76
第六章 数字时代的印刷媒介	78
下一个上断头台的：是日报吗？	79
晚报的“死亡”	80
未能实现的梦想	80
停止印刷？还不到时候	81
嫌贫爱富的报纸	82
牙医办公室里的媒介？	84
历经 2300 年依然存在：印在纸上的书籍	85
一种价格飘忽的商品	86
新贵者的发明	87
第七章 造反与矫正	90
一线曙光	91
还没到伊甸园	92
必要的矫正	93
反托拉斯行动	94
联邦通信委员会：遵纪守法	94

公正准则	95
执照审查时的公众呼声	96
法律空白 违法猖獗	96
学院派的反对	97
学者、博士对抗图财公司	98
“数字共享”	101
年青一代的行动主义	102
媒介改革组织	102
“腐败病”	103
公众抗议风起云涌	104
第八章 “他们难道不懂得吸取教训吗？”	105
宴会上的魔鬼	107
新的不恭行为	110
“热情过度的记者？”	113
英雄般的公司	114
石油大亨 vs. 记者	117
一个关于税收的教训	118
第九章 从神话到神学	122
禁用语/黑名单	123
误引偶像的话	125
对金钱的重视	127
制造现代神话	129
新闻自由？	132
别太在意	134
不会控制编辑，只会解雇编辑	136
第十章 “亲爱的总统先生……”	141
电视上的电视管制	143
“忠实的，迪克……”	146
决议撤销	147

第十一章 只有有钱人需申请?	150
为真理付出的代价	152
孩子们在阅读.....	153
从不可想象到大胆设想	155
“定期发生”	156
盒装酒	159
第十二章 布兰德里斯医生去了哈佛	160
不易觉察的堕落	162
没有恐惧的战争	164
营造销售最佳气氛	165
“以社论版为饵.....”	167
可容许的谎言	168
没有争议	170
致命的推销	171
媒体疾病	172
7 位发誓者	174
后记: 失乐园还是复乐园? 民主政治下的社会公平	176
致谢	181
注释	183
译后记	201

第一章

不寻常国家中的共同媒介^①

权力会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②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 年

① 本章章名的原文为：*One Common Media For An Uncommon Nation*。这里原书作者显然利用了 common 一词的双重含义：“共同的”和“寻常的”(uncommon：不寻常的)。遵循全章含义，取现译，但丧失了原文的趣味，实为不得已而为之。——译者注

②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非常有名，但常被误译成：权力会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译者注